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世界主宰

Властелин мира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名家名著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幻客书系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世界主宰

Властелин мира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主宰 / (苏) 别利亚耶夫著 ; 李毓榛译. — 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16.8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0-6846-0

I. ①世… II. ①别… ②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3813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王茂森

责任校对: 李培勇 齐 笑

封面设计: 王 威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82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00 元

让经典科幻作品给孩子们幻想增添正能量

(代前言)

我国进入了“新常态”的重要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内涵丰富多彩，它的关键词是：创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说：“具有创造基因的文化与潜在的创造个人是创造力的两个必要条件。”我们认为，优秀的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基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的创造个人则必然是富于想象力、锐意求新的人。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给人们，特别是给青少年插上翅膀的人，是人类前进中的加油者。儒勒·凡尔纳、威尔斯不就是这样的作家吗？

这样的作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位。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是苏联的科幻小说大师。他出生于沙俄时代闭塞的外省城市斯摩棱斯克。由于“在这外省城市的偏僻闭塞中，使人的心灵唯一能有生气的出路只有幻想”的缘故，他从小耽于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含必然。他在童年时代由于幻想飞上天空，以孩童的幼稚从房上纵身跳入空中，其结果酿成了他在25岁时患病卧床不起的灾难，他整整三年被禁锢在床上，瘫痪威胁着他。他感到自己“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还活着”。这一突然的变故带给他异常的困难，也更激发他拼搏的毅力。他阅读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翻阅各种刊物，病魔的肆虐倒更激活了他的想象力，最终使他走上了科幻作品创作之路。他从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还有一大批反映他所生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札记，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

别利亚耶夫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国译介他的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出过他的选集，为什么又把他的科幻小说全部译介呢？固然，从科学预见之方面来讲，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想象已成现实，他的作品不一定还能带给人们惊喜，昨天人们想得出的，瞬间就成了事实。但是，优秀的科幻小

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科学的预见（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儒勒·凡尔纳当年的许多幻想就给后来的科学家以许多启示，甚至被称作现代科学的引路人），而且在于它蕴含的科学精神、不断探索的勇气、超越时代的深思、富有哲理的警世之言。别利亚耶夫的科幻作品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至今仍旧熠熠闪光，仍然能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注入正能量，催他们上进，助他们拼搏。

如果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学作品更注重科学性（有的研究者称作“硬科幻”），威尔斯的作品更注重社会性（有的研究者称作“软科幻”），那么，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正是两者得兼。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创作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从不凭空臆造。他指出：“科幻文学家应该受过科学教育，他们不仅懂得学者所从事的工作，而且能预想到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发展，而这是学者本人暂时也还没有看出的东西。”他明确表示“苏联科学幻想作品的社会作用也应该具有确切的科学基础，如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一样”^①。为此，他的《水陆两栖人》中人的完善，重返人的第二故乡——海洋，《找回自己脸面的人》谈的人的肌体的改造，当今的科学已经将其相当程度地变成了现实。他的《跃入苍穹》（1993）、《太空船》（1935）、《盲目的飞行》、《康采星》（1939）正是基于苏联宇宙航行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和更广袤的宇宙进军而验证了它们的科学性。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曾写信给别利亚耶夫：“有一些人从事设想和

^①别利亚耶夫文集序言（孟庆枢译），译文载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第37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

计算，另一些人很好地证明了这些设计，而第三种人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叙述出来，这些全部需要，全都可贵。”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幻想家”（别利亚耶夫语）。在我们译介的这套作品里，从内容来说涉及人类战胜疾病、改造自然、改造自我的大胆幻想，对生物学、物理学、宇宙学、教育学、古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想象力描绘了这些领域的未来世界，那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会使人不忍释卷。

如前所述，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的更大魅力在于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深邃哲理思考。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基础上的（哲理本身的特点也在于此），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真反思。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让你回味无穷。

他的许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则就是灾难。

在长篇小说《世界主宰》里，那个妄图主宰世界的施蒂涅尔企图用思想发射装置达到操纵人的思想、感情和灵魂的罪恶目的。在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包括世界上一些邪教头目的真实面孔吗？《水陆两栖人》中的伊赫江德尔何罪之有？他希求的不过是一个人起码的自由，甚至是远离尘嚣，重返海洋，与海豚、鱼类为友的自由。然而，恶势力要把他作为聚敛珍宝的工具，达不到这一目的就将他置于死地。他只好永远消失在茫茫的海洋……

《永生粮》《找回自己脸面的人》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决不能偏离正确的航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命运

就掌握在人类自身。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更需要对这一重大问题认真思考。

科学幻想小说从总的来说是文学作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是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品种，它既要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又有它的个性。这在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体现得很鲜明，同时达到了很好的统一。鲁迅当年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科学小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达到“析理谭玄”之妙，恐怕指的也是如此。纵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无不具有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的艺术特点，不要说他的长篇，如《水陆两栖人》等早有定评；连他的短篇《在深渊上》（已选入我国高校儿童文学作品选）、《雪人》等也都脍炙人口。任何读者都会为他的奇拔的想象力、高超的艺术手笔所倾倒。这也是他的作品盛传不衰的又一原因。

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基调是关于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他在作品里弘扬正义，揭露、鞭笞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信、赞美人的尊严，相信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坚信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也是我们此次把他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动因。

诚然，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毕竟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创作，许多新的科学预见、幻想不可能进入他的头脑（这证明科幻作品也离不开生活）。如果从这方面来讲，新的科幻作品可以作为它们的继续和补充。当然，有个别篇章，如《沉船岛》的个别描写也未必得当，但这毕竟瑕不掩瑜。

应该指出的是，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在苏联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他的有些作品曾受到冷漠和愚蠢的指责。有些人用世

俗的、粗野的眼光挑剔他的作品。别利亚耶夫的遭遇也部分地反映了科幻小说的命运。

在我国，如何给科幻小说一个正确的位置，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三体》荣获雨果奖，重振科幻之日已经到来。我们认为，优秀经典科幻作品被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接受、喜爱之日，将是新一代素质进一步提高之时。尽管提高新一代的素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无视、轻视优秀科幻作品的作用肯定是不利的。科幻作品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培育创新驱动上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愿这套书能为这一事业增砖加瓦。

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燕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王茂森编辑及各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孟庆枢 李毓榛

2016年6月1日

第1部



一、预备当拿破仑的人

“不要溅到我的衣服上，施蒂涅尔！您不会划船。”

“当然啦，所以漂亮女人去划船时总喜欢穿溅上点水就能留下永不消失的斑痕的衣服。”

“您这句俏皮话是不是从杰罗姆的中篇小说《三人泛舟》^①上搬来的？”

“小姐，您真是博览群书。杰罗姆在我之前观察到这个现象，可不是我的错。虽然坐船的不是四个，而是五个，但真理毕竟是真理。”

“我们只有四个！”埃玛·菲特在座位上应声说道。

“金色卷发的漂亮洋娃娃，”施蒂涅尔回答道，“杰罗姆船上的第四位乘客是条狗，我们船上的第一位乘客是我的法利克……”

“为什么是第一位？”

“因为它特别聪明。法利克！给菲特小姐拾起手绢来，你瞧她的手绢掉了。”

漂亮的长毛猎狗法利克灵巧地一跃，叼起了手绢。

大家都笑了。

“看见没有！”施蒂涅尔得意地说道，“格柳克小姐，嫁给我吧！咱们俩开办一个驯狗马戏团，到处巡回演出。我戴上小丑的红假发，做奇妙的驯兽表演，您就坐在售票处卖票。想象一下那美不胜收的好日子——观众潮水般向我们涌来，一只只狗在表演舞蹈，售票处沙沙地响着点钱声……演出之后我们大摆宴席，同我们那些美妙绝伦、忠心耿耿的四条腿朋友欢聚一堂……这不比在卡尔·戈特利布那里工作快活得

^① 《三人泛舟》是英国作家杰罗姆（1859—1927）的一部中篇小说。

多吗？”

“谢谢您啦，不过我不喜欢流浪生涯。”

“嘿，同您的资本相比，我做您的伙伴，是不是太不够格了？”

“我的资本？”埃利扎·格柳克莫名其妙地问道。

“您何必大惊小怪，故意装出一副似乎不知道您的资本的样子？您的秀发宛如提香画笔下维纳斯的头发……您这是天生的颜色吧？不要摆出一副气鼓鼓的面孔，我知道这是天生的。您应当知道，提香画笔所画的女人，都是用特殊的染发剂染过头发的——有的地方甚至还保存着这种染发剂的配方。您瞧见了吧，能够激发提香画笔灵感的世界级美女尚且人为地创造大自然没有赋予她们的东西。然而您无需任何配方，大自然慷慨地赋予了您一头金发……还有您那一双碧蓝的眼睛，就像无穷的苍穹！当然，它们可不是人工染的……”

“别说啦……”

“您的牙齿犹如一串珍珠项链……”

“然后就要描绘一番那珊瑚般鲜红的嘴唇了，是不是？可见您不是那位无聊银行家的秘书，倒像是珠宝公司的推销员了。真讨厌，那么说来，我也要为您这些珠光宝气的恭维话有所回敬了？！您那长长的面孔，您那长长的鼻子，您那长长的头发，您那长长的手臂，它们当然都是真的喽？”

“那您更喜欢全是圆的啦？像奥托·绍尔那样的圆脸庞，圆眼睛，没准十年后还是一个圆嘟嘟的小资本家……”

“您这话可说得太庸俗了。”埃利扎的话音中流露出不满的意味。

“算了吧，别算计别人口袋里的金币了吧。”银行家戈特利布的法律顾问绍尔说道。施蒂涅尔同埃利扎说话时，绍尔一直很不高兴。他一言

不发地挥动长桨，划破落日余晖中染成玫瑰色的水面。

施蒂涅尔也觉察到，他的俏皮话的确说得太过头了，便比较严肃地说道：“对不起，我完全没有招人生气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谈情说爱也和世上万物一样，同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的法则，强者为胜。一只只公鹿殊死拼斗，只有胜利者才能争得母鹿。我们社会中谁是强者呢？那就是掌握资本的人了。”

“您想，小姐，”施蒂涅尔转身对埃利扎说道，“假如我突然成为像克罗伊斯^①那样的富翁，不，还要更富，就像尊贵的戈特利布老板那样，那个时候我这张脸在女士们眼中肯定不会这么长了吧？”

“还会更长！”埃利扎笑着答道。

“哎——”施蒂涅尔不高兴地说道，“那是因为您有美貌做资本，即使在戈特利布们中间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选择。至于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大大小小的秘书们，该怎么办呢？只能站在宴席的近旁，看着人家尽情享受生活的种种快乐，捡一点残羹剩饭，干流口水。”

“您这话太难听了，施蒂涅尔！”菲特说道。

“抱歉，我一定好好注意用词……忠诚，”施蒂涅尔继续说道，“恰恰是我们顶头上司得以利用的我们的弱点。海涅似乎说过，‘如果周围的人都是忠诚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们之中是个骗子，那么忠诚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由于周围——当然，不是说在座诸位——都是骗子，那么为了得到幸福，”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埃利扎·格柳克一眼，“显然必须成为超级骗子，其余所有骗子同他相比，那就好像慈善家了。”

“施蒂涅尔，您今天可真有点儿差劲，没让女士们开心哪，”奥托·绍

^① 克罗伊斯（前 595—前 546），吕底亚末代皇帝，以豪富著称。

尔插嘴说，“现在您的玩笑太让人灰溜溜的了……”

“真的？”施蒂涅尔机械地问道。他突然低下头不作声了，面容也显得苍老了，两眉之间横着一条深深的皱纹。他好像陷入沉思，仿佛正在解决某个疑难问题。法利克把一只爪子搭在他的膝盖上，目光专注地看着他的脸。

施蒂涅尔双手握着船桨，一动不动。在落日的余晖中，像血一样鲜红的水珠不停地从桨上滴滴流下，小船在静静的河面上画出浅浅的水痕。

埃利扎·格柳克看着施蒂涅尔顿时变得苍老的面容，突然打了个寒战，便求助似的把目光移向绍尔。

突然，施蒂涅尔挥动双桨向水面用力一拍，扔掉双桨，哈哈大笑起来。

“您听我说，埃利扎小姐，假如我成了世界上神通最广大的人，会怎么样呢？假如我的一句话，一个手势都能让人人像法利克那样俯首听命，又当如何？法利克！去！”施蒂涅尔把一条马鞭往水里一扔，喊道。法利克便像箭似的向船舷外扑去。“就是这样！假如我能成为世界主宰呢？”

“您知道，施蒂涅尔，”埃利扎说道，“您的面相虽然很年轻，但却很过时了。这样的面容在家庭照相簿的相片上倒是常常看到。谈起这些照片的时候，往往这样说，‘这就是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您当拿破仑绝对不合适！您也许会有出息当个交易所的小拿破仑。”

“啊，居然这样？那么我也不能让您享有王冠、宫殿、金马车、钻石项链喽，还要取消您的全体宫廷侍从和后宫女官。我要收回对您的宠爱。您要知道，我根本不爱您。您别想让我像中世纪的骑士似的，为了赢得您的手和心而去建功立业！根本不会！对于我来说，您只不过是衡量我的成就的尺度。这仅是第一个赌注，如此而已，我告诉您吧！”

“那好吧！可现在您能不能花点力气划划桨呢？该回家啦。”

施蒂涅尔把浑身水淋淋的法利克拉到船上。法利克身子一抖，溅得人们满身是水。格柳克和菲特惊叫起来。

“你们穿着怕水的衣服可遭殃了。”施蒂涅尔用力地划着桨，逗她们道。

小船顺流而下，走得飞快。太阳隐没在树林后面。上游河面上波光闪闪，好像融化的液体金子，小船周围却是一片深蓝色的阴影。潮气弥漫。埃玛把一条毛茸茸的头巾披到肩上。

大家都沉默不语。河面纹丝不动，水平如镜。间或有条小鱼，突然一跃，撕破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您竟这样好大喜功，施蒂涅尔，”绍尔的话打破了沉默，“请问，是什么东西使您扔下学术前程而到我们这里来，给戈特利布当个微不足道的职员呢？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您在大脑的研究领域已做出相当的成绩，我甚至好几次在报刊上看到过您试验成功的评论……您当时入迷的这门年轻学科叫什么？反射学？”

“这是门什么科学，我一点儿不懂。”埃利扎·格柳克说道。

“慈悲的女士们，慈悲的先生们！”施蒂涅尔开始说道，他说话的声调就好像在给专业听众讲课似的，“反射学是研究人和一般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相应反应的科学。这种反应表现出一般生物体对周围环境的全部态度。懂吗？”

“根本不懂。”埃玛·菲特回答说。

“我尽量讲得简单点。反射，就是把对神经的刺激，经过神经中枢也就是大脑，从身体的一个点传达到另一个点。每个外部刺激都是通过感觉器官，经过中枢神经的反射，从而引起身体某个器官的活动。换句话

说，就是引起反应。小孩向火伸手，火烧手。火对皮肤的这种刺激由神经传到大脑，由大脑对手做出相应反应：小孩便缩回手。小孩对火的概念是同疼痛的概念相联系的，所以每当小孩看到火的时候，就害怕地缩回手了。由此而产生了我们在学术上所谓的条件反射……我再举个更复杂点的例子。您给狗喂食，同时每次都吹奏长笛，为狗奏乐进餐。狗吃食的时候，分泌大量唾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狗的意识中演奏长笛就同美味的感觉紧紧联系起来，只要您一演奏长笛，狗就会分泌大量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想一想吧，诸如义务、忠实、责任、诚实，甚至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这些人类最‘神圣的感情’，也同狗分泌唾液一样，完全是同样的条件反射！建立这样反射的过程更为复杂，但实质是一样的。说实在的，经过这样一番科学解释，所有这些崇高美德再也不能使我产生特别的敬意了……正因为如此，我有时觉得，这种美德的唾液分泌会使有的人得到好处，有的人吹起宗教、道德、义务、诚实的长笛，我们这些蠢人便分泌唾液了。现在是不是应该抛弃这一切陈词滥调，不能再在旧道德的笛声中跳舞了？……”

绍尔决意改变话题，又向施蒂涅尔提出他为什么放弃学术前程的问题。

“施蒂涅尔，既然您的知识如此渊博，”他说道，“也许在学术界您会更快地出名，取得各种成就。”

“可敬的绍尔，我之所以放弃学术前程，”施蒂涅尔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说道，“是因为我解剖过近千个人的大脑，而且，您想不到，从那里根本找不到智慧。因此我决定，同大脑打交道，还是等到把它煎好之后，摆到最好心的老板的餐桌上的时候，才更有意思。”

“您又说得这么恶心！”施蒂涅尔听到菲特在他背后说道。

“十分抱歉！不过请您相信，我们戈特利布也许会吃人肉的，不过但愿这只是种寓意，哈哈！比如，我觉得，明天早上他就要吃掉焦普菲尔公司的银行大厦……我只是想说，中世纪的统治者才能很好地研究科学，因为他们手中有堆积如山的食物和成桶的美酒。可现在呢……我和绍尔充其量不过是银行职员，即便你们，漂亮的小姐们，不过是银行打字员和速记员，但你们的收入却比研究精妙科学的年轻博士们要多。你们看，我是很坦率的。宁要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不要发明专利的未来幸福，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过，怎么说呢？在学校里我们学的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然而整个数学都是抽象的。现实世界中没有直线……好！我们到了。现在，”他转身对埃玛·菲特说道，“请让我挽着您的手，送您去车站。”

施蒂涅尔和菲特先走了。

绍尔付了租船费，挽着埃利扎的手臂向车站慢慢走去。

天黑了，路上空无一人。

“您看，星星在闪烁！大概要阴天了……”绍尔说道。

“是的，不过我们赶得到家。”埃利扎回答说。

“您玩得高兴吗，埃利扎？”

“您是不是叫得我太亲热？”埃利扎笑问道，没等绍尔答话便继续说道，“您也不用辩解。这个讨厌的饶舌鬼施蒂涅尔，像个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不容别人说句话，还那么自命不凡！”

“是的，他爱饶舌……”绍尔沉思地说道，“不过我倒劝您，埃利扎，对这位饶舌鬼还是小心为妙。”

埃利扎吃惊地看了绍尔一眼。

“莫非我对他有什么不小心的地方？”